

炽情随风飞

(台湾)
凌淑芬



1.57
(6)

日月潭情话系列

炽情随风飞

凌淑芬/著

只
青
道
风
飞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1997年12月 8册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王富春

封面设计 张 力

炽情随风飞

(台湾)凌淑芬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湘河市红星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 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7 印张 160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ISBN7—80605—477—4/I·410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江敏花一个人独坐在座位上，手中握着铅笔，漫不经心的在纸上胡乱画着。

所有的学生，一下课便一窝蜂的冲离教室，上洗手间排队，上福利社，或者到操场上玩球、跳格子。

原本就不大，只有二十几个座位的教室，因而显得冷清，更突显了江敏花的孤单。

这是一所位于半山腰的国民中学，每个年级都只有“忠”、“孝”、“仁”三班，每班约二十位至三十位学生，所以全校的师生总和不超过两百人。

这个地区，有四、五村分散的山地部落，共有三所国民小学，以方便孩童就读。

至于这所唯一的国民中学，则是大家共用的，离它最近的一村，也就是它的所在地，有个很美的名字——“野

梅村”，而最远的“月牙村”的小孩，若想来此念初中，可就得翻山越岭了，它在这座山的最深山里。

虽然这些村落聚合起来，可有不少的青少年人口，但大多数小孩都是小学毕业之后，便不再升学了。有些留在家乡帮忙，有些则去了大都会赚钱。不过，大部分的孩子均很自爱，认真安分的待在新庄、桃园等地的工厂上班，供吃供住，几乎不花额外的钱。一领薪水，便全都悉数回家中。

虽然民国教育规定九年，却也拿这群固执的人莫可奈何。

江敏花就住在“月牙村”。

那是这地区较为落后的村，仅仅七户人家，没有一户装有电话或电视机。敏花的父母是“绑铁仔”的工人，现在的工人日薪虽高，但工作却不是每天都有，必须等人盖房子时，想到他们，叫他们去绑那些粗重的钢筋，他们才有机会干活。

工作期间，他们是不太回山上的。敏花从小便聪明伶俐，喜欢念书，但由于家庭环境之故，她小学毕业之后，就没再继续升学，担负起照顾家、照顾四岁妹妹和六岁小弟的责任，尽管父母并没有留下多少零用钱，她仍懂得想办法利用捕兽器偶尔网罗到的猎物，或者山里随处可见的野

蕨，变化出一些能裹腹的菜饭，让弟妹们不致挨饿。

父母亲工作了十天半个月左右，领了工钱，很可能在平地的卡拉OK里喝酒狂欢，一夜之间便又口袋空空的回山上，很少考虑到家里，敏花对这样独立自主的生活也早已习以为常了。

倒是隔壁死了唯一的儿子，而丈夫又在一年前因狩猎失踪的纪妈妈……不忍心看见素花瘦得好似衣索匹亚难民一般，经常送敏花一大把自己种养的青菜或半只土鸡。

在山上闷了一年没下过山，江敏花突发奇想地妄想要到野梅村去读国中。

那天是因为山上来了两位衣冠整洁的中年男子，说要找敏花的父母，谈一谈有关敏花接受国民教育，有义务念国中的问题。

自此，升学的美梦居然在她心中跃动了一个星期之久，她不容易盼到父母回来了，她兴奋但又畏怯的向父亲提起，而他，正如她意料之中地斥喝着：

“读书？养你们三个就够累了，你还要读书？我哪有钱哪！”他坐着，抬起一条腿来踩在长板凳上，吃着桌上正烫口的炒花生米。

家里没有酒了，母亲去向邻居阿金借了两瓶米酒回来，刚进门，听见了父女俩的对话。

敏花将哀求的眼神移向她，而母亲不以为然的放下手中拎着的两瓶酒，熟练的拿起其中一罐“波”一声咬开瓶盖，将父亲面前的玻璃杯注满，接着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
“这小鬼！说什么要去野梅村念国中……”他用族里的话向敏花的母亲嘀咕着。

“妈！念国中，不用花很多钱的，而且我国中毕业再去找工作，国中毕业生可以领比较多的薪水……妈！让我去嘛！我还是会打扫家里，会煮饭给阿光和素花吃。”她眼眶里盈着泪水，急得就要满泄出来。

“哪里？人家阿金她女儿美霞，还不是国小毕业而已，你看她在台北工作，每个月都寄一万五回来，人家阿金现在多好命呢！”母亲反驳她。

“而且素花才五岁，你如果去上学，难道要叫阿光带她？”

就这样，敏花暂时放弃了愿望，认为在家里代替母亲把该做的事，处理得有条不紊。

等阿光即将入小学一年级，素花六岁，不再那么劳人费心了，敏花才又鼓足了勇气，再去要求父母，让她到野梅村去读国中。

早在半年之前，她便开始提这些事，然而父母总是推拖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敏花的心就愈焦急，因为九月就

快要到了，新生们已经准备入学了。

今天，敏花坐在教室里回想这些往事，更激励了她把书读好的决心。

这权利可是好不容易，终日以泪洗面所争取而来的，所以她每天都早起替阿光做好便当，再把素花带至纪妈妈家安顿好，然后跟阿桃到野梅村小学。

这一趟路，走得快些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阿光老是喊腿酸，嫌山路难走，敏花却背着他下山，一点也不觉辛苦。

像这样乖巧懂事的女孩，应该讨人喜欢的，可是全校大多数的学生，甚至老师，都不太接近、关心江敏花。

下课时，就像这样，大家分成一小国一小国，各自玩各自的游戏，而江敏花一人则属于另一个寂静的国度。

她的生日在十月底，倘若以足岁计算，这班学生不过小她一岁，但是他们却从不把她当作同侪看待。

只有三年忠班的陈永梅会来找她。

永梅是阿金最小的女儿，幸而有长她五岁的大姐美霞，在外工作扶持家计，才能让她无后顾之忧的继续升学，她虽有大她四岁的哥哥及大她两岁的姊姊，不过都相继结了婚，住在平地。成了家之后，各人汲汲营营的为自己的家庭劳碌，无力再管山上的事了，于是，整个家的担子就落

在美霞一人的肩上。

永梅和敏花是小学同学。

在这所国中里，全校就只有她们两个学生是来自贫穷的月牙村。这是其他村里的小孩排斥敏花的主要因素，他们看不起敏花身上不合身的破旧制服，那是母亲去平地上工作时，不晓得问谁要来的，胸前的口袋上方，还残留着拆不干净的旧学号痕迹。

同学们还嘲笑她买不起皮鞋和名牌运动鞋，脚上老套着那双旧胶鞋。

而永梅却和同学们不致有太大的隔阂，因为便于上学的缘故，她一直都寄住在平地的在哥家，在这个聚落里，除了山里的月牙村之外，其他村落的日子倒过得不坏。

“敏花！你怎么老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呢？跟大家一起玩嘛！”永梅正在她旁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……我想把今天教的成语都抄完，回家就可以有多多的时间教阿光数学……”敏花心里其实也想和同学在课堂上玩耍。

永梅知道敏花的处境，不敢多说话，怕惹她伤心。

传来了一串上课钟声。外头的喧闹也跟着渐渐平息，学生们一个个陆续的进了教室。

“敏花！我要回教室了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再来找你！”

她急急忙忙的奔回教室。

这一班的导师是位年仅三十三岁的美丽女孩，名叫方瑞华，师大一毕业就被分发到这样一方她口中的“穷乡僻壤”来服务。

今天，她穿着一条贴身的针织迷你窄裙，搭配一件相同质料掺紫色金葱的紧身的丝带结结实实的捆了半截。

她站在黑板前讲解这堂美术的劳作程序。

解说完后，她要同学们开始动手作，自己坐回了黑板旁教室一角的书桌写信，并要学生们有问题到前面问她。

这堂课的作业是“花瓶”，以保持瓶或铁罐、玻璃瓶为主，再用色纸、缎带……各式各样的材料作装饰。

敏花前一天晚上，便慎重的洗干净了一只酒瓶，她并没有太多的零用钱，可以像坐在她前面的美雅一样，买各种颜色的绉纸和金葱来装饰，于是聪明的她只花了两块钱到福利社买了张八开的图画纸。

她舍不得买“浆糊”这等消耗品，在图画纸背面糊了几颗饭粒，用画纸把酒瓶牢牢的包裹了起来，接着便准备发挥她丰富的想像力在白色酒瓶上大作文章。

画了半天，她还是怎么看，怎么都不满意，原因是没有彩色笔，只能用铅笔和红、蓝两色原子笔作画，当然不够生动迷人。

“王立强……你的彩色笔可不可以借我一下。”她战战兢兢的询问坐她旁边的男生。

“拿去啊！”他没有看她，只淡淡地回答，自顾着剪出了一只绿色的鸟来妆点他的花瓶。

江敏花高兴得连声道谢，原来只是问问，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，没想到王立强竟会答应，敏花小心拿过那盒四十八色的画笔时，感激得连手都颤抖不停。

第一堂课刚开始，全班几乎只有王立强和江敏花两人是专心作劳作的。

其余的女同学都以羡慕的眼光不停的上下打量方瑞华，希望自己很快也能涂上玫瑰花颜色的口红，穿上那双踝边织了只彩蝶的神秘黑丝袜。而男孩子便窃窃私语的在打赌老师那短裙里的内裤会是什么颜色。

两堂紧连着的美术课过去……

第二节下课前二十分钟，老师开始要学生一个个上台展示自己的作品让她评分。

美雅的花瓶得到九十八分，还有老师连连不绝的赞美，她沾沾自喜的捧着那装饰得如同圣诞树一般，花花绿绿的保持瓶回座。

接下来，轮到敏花，她是取后一位。

老师看着她那白底的酒瓶上，涂着东一块，西一块的

色彩，皱起了眉头说：

“我要你们准备色彩，准备缎带……你把老师的话都当作耳边风啦？是为了省钱还是懒惰？这样一张白纸，随便涂个颜色就草草了事，想交差了？这样好看吗？”她斜着眼看那只敏花费了两个小时细心构思描绘出来，有山，有鸟、树、花草的酒瓶，不以为然的问着：

“你们觉得呢？美雅！你觉得漂亮吗？蔡明发，你说，江敏花作的花瓶好不好看？……呵，自作聪明！”

此刻，底下细细碎碎的笑声，此起彼落，敏花站在讲台上，原抱着一颗信心十足的心，以为老师会认真的看她画里的东西，而现在，同学们的讥笑，传入她耳里，一声声都宛如扎在她心上一般难过。

下课钟声敲了八响。

“下课吧，大家吃饭了，江敏花，你的劳作不及格，我只给五十分，如果不想要这样的分数，明天再补交一个新的花瓶来！”说完，捧着自己的书本，摆着丰腴的臀，一扭一扭的走回办公室。

敏花羞红了脸，漠然走向位置，终于忍不住的落了泪。

自入学以来，在一年孝班，她的成绩一直都高居第一的，稍为落后别人，她便会万分自责的鞭策自己，没想到今天的劳作竟会不及格。

她清理清理桌面，想起了彩色笔是王立强的，于是很有礼貌的将笔盒还给他。

“算了！这笔也快没水了，我再买过新的好了……”他也在整理自己的桌子，准备吃饭，顺手将一大叠色纸塞给她。

“这个也给你！”

敏花一阵鼻酸，刚擦干泪水的眼睛，不自禁的又要流出眼泪来，心底有太多的感动和感激，无法用“谢谢”就能说得完全。

永梅端着她的便当来到，每天，她都会来和敏花共进午餐。

大半时候，家里的菜并不太够，敏花总是先将阿光的便当装满，而自己的，就只淋了少许的猪油和酱油来拌饭。

因此，永梅常常装了满满一饭盒的菜，慷慨的与敏花共享。

“你哭了？眼睛红红的……？”她一边打开饭盒一边问。敏花拿了那只酒瓶给她看，并将事情说给她听。

“没关系！我明天做个新的给你，保证分数很高的，你不要难过了喔！永梅安慰她。

“快去蒸饭篮里找你的便当出来呀！我今天带了三条“喜相逢”，就是你上次说很吃的那种鱼……”

“喜相逢？”敏花对这名字没什么印象，她费力的想着。

“就是肚子里全都是蛋的那种啊！”永梅提示她。

“喔！我知道！”对于名字，虽然没有印象，但对于那鱼的滋味，她可是念念不忘的。

敏花破涕为笑，赶紧拿了饭盒过来。

由于回家还得烧热水来洗澡，煮饭给阿光和素花吃，另外还必须督促阿光功课，她实在不确定能否有时间再作一只花瓶，所以，答应了让永梅替她做这项作业。

放学时，她如获至宝似小心翼翼地捧着那盒笔和一叠彩色纸，还有那只已剥干净了外头贴的图画纸的酒瓶给永梅。

“不用了，这些东西我家里都有！”永梅笑着。

她们一块到离学校只有几步路完的国小去接阿光，然后在岔路上分手，永梅下山，而他们往上山的路走。

回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到纪妈妈家把素花接回来，烧热水帮她把玩得脏兮兮的身子洗干净。吃饱饭后，她便催促着阿光坐在桌前写作业。

“都二年级了，边勺女门匕都背不起来，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读书呢？”她经常被阿光气得哭笑不得，却也还是忍了下来，耐心教导他。

“这盒彩色笔给你，四十八色呢！还有……这些色纸张

可以给你作飞机，摺帆船玩。”她兴匆匆的拿了那些东西给阿光。

看他一脸惊喜，敏花满足的笑了，随即正色的叮嘱他：

“拿了姊姊给你的这些东西，你要在一个礼拜内把注音符号背熟喔！我会检查的！”

这招还真管用，阿光立刻乖乖的埋间背起勺父门己来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永梅捧了个华丽的花瓶给她。

敏花感谢的接了过来，相信它会得到很高的成绩。

早修时，敏花等不及赶着把它交给老师评分，方瑞华依然坐在讲台旁写信，并没有理会站在一旁有好一会儿的江敏花。

“老师……我重做了花瓶，请您打分数。”她恭敬的将花瓶摆在老师面前。

方瑞华终于停下了笔。

没想到她一把将花瓶拨开，瓶子滚落到地上，不堪的碎了。

敏花被这动作惊吓得不知所措，正想着自己是否说错话的同时，老师用尖锐嗓门吼着：

“居然请别人帮你做作业，真要不得！昨天本来还给你五十分的，你今天竟敢说谎骗老师，这次的作业你也不必

交了，零分！”

敏花又羞又急，怪着自己，不该让永梅帮她的忙。

“把地扫一扫，到走廊上去罚站，给我站一天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以外不准离开！”老师又大声斥喝着。

敏花咬了咬嘴唇，忍着在眼中打着转的泪珠子，把地上的花瓶清理干净，然后默默的站到走廊去。

这时，美雅偷偷笑了，转过身去对隔壁座位的蔡明发窃窃私语，接着，蔡明发也咯咯的跟着笑了。

原来是美雅昨天中午听见了永梅和敏花的谈话，立刻跑去向老师告的状。

中午，永梅仍旧端着便当来陪敏花，却看见一向乖顺的敏花在走廊上罚站，她愣了一会儿。

“为什么叫你站在这里？你做错事了吗？”

敏花一向都视永梅为最好的知己，她一五一十的将早上的事情告诉永梅。

“太过分了！一定是有人打小报告……”永梅听了一肚子火，不平的站在教室门口破口大骂：

“是谁去向老师打小报告的？谁说江敏花的花瓶不是自己作的？是谁说的，最好自己先认错，要不然……”

全班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胆怯的转过头去看张美雅，美雅是不折不扣的胆小鬼，害怕的已冒了满手掌心的汗。

永梅见状，气冲冲的快步至美雅旁，一把揪住她的头发。

“你真是小人？为什么陷害敏花，她哪里惹你了？”

美雅吓得说不出话，只一个劲的哭。其他的人也都退到了一旁，静静的看热闹。有一两个多事的同学，已蹑手蹑脚的溜了出去，飞也似的跑去办公室通知老师。敏花也慌了，急急忙忙的拉扯着永梅，要她停手。

“你给我向敏花说对不起，快点说！”永梅用力的扯着美雅的头发。

“对……对不起！”她抖着声音。

“哎唷！你不要用力嘛！好麻……”

永梅不罢休，又使劲一揪。

“你再说！再跟敏花说对不起，说一百次！”

“放手！”那凶巴巴的方瑞华老师出现了。

“你是哪一班的学生？居然在我班上打起人来！”她手持藤条，恶狠狠的瞪着陈永梅。

永梅不情愿的松开手，被方端华骂回了教室。

老师用她那惯有的泼妇嗓门，对站在一旁满脸亏欠的敏花吼着：

“你怎么那么大胆啊？你比同学们大了两岁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我早上才骂了你几句，你就找人来替你报仇啊？”